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作者/Author | 邵玉珍 | SHAO Yuzhen |
| 时间/Time | 2012-01-12 | 2012-01-12 |
| 被采访人/Interviewee | 刘怀友 | LIU Huaiyou |

邵玉珍（1月12日）

昨天起的早一些，7点吧。因为约好了刘老师来家里看素材。女儿也比往日起的早些，主动收拾了房间。我打好了豆浆，又挑了点好吃的白薯蒸上，等着刘老师。在一切做完之后，刘老师还没来，我就打电话邀请。果然，刘老师在等我电话。说马上动身。

我支好了机器在门口等着，远远的看见刘老师骑着自行车来了，女儿上前，刘老师赶紧下车，女儿抢着帮刘老师推车，刘老师不让，说她没戴手套。看着刘老师瘦小的身躯推着自行车从我的摄像机前走过，心里一阵感慨。刘老师还给我老伴带来了礼物，两瓶好酒，我觉得很不好意思，指使这么大岁数的老人在这么冷的天来家里，不去接，还让老人自己骑车来，还让老人破费，真是……

老师来了，当然有说不完的话题，拍了一盘磁带，已经是11点多了，本来和女儿商量好，我陪刘老师看素材，让他们爷俩包饺子，可刘老师说他吃完饭了，而且吃的很饱，再也吃不下任何东西了，我到了一碗豆浆给刘老师，他也嘴皮都没沾，蒸好了的白薯，我再三的让，老人也没吃一口。刘老师喜欢喝茶，给他沏了茶他也没喝。竟顾得说话了。刘老师又掏出了200块钱，说给我女儿压岁，我再三阻拦，他说“我留着钱干啥使去？我要是能再给孩子10年压岁钱，这是我的造化”。我也没话说了。临中午了，刘老师说下午还有学生来上课，说吃完饭想在自己家休息会，回家了，我们也没法强留。

刘老师问我他的这个片子怎么做，问我需要刘老师怎样说，说什么。我的回答“记录您最平常的生活，说您心里最想说的话”，我们还约好这春节期间我去刘老师家多拍拍，刘老师说我什么时候去都是时候。他除了春节那天不在家之外，什么时候都在。

下午，我们娘俩又来到刘老师家，拍他给学生上课，不到一盘磁带。晚上，我想把今天拍的素材导入电脑，鼓捣了半天，采集界面上显示“没有采集设备”，我的1394线一直在电脑上插着，前些日子我还用过，怎么今天就不行？也只好等今天再拆了电脑看看1394卡是不是插实了。

我的情况就是这些，下面放上我整理的素材。

（一）

口述人：刘怀友男 1930年出生 北京市顺义区杨镇辛庄子村

采访人：邵玉珍女 1950年出生 北京市顺义区杨镇沙子营村

采访时间：2011年6月1日

采访地点：辛庄子刘怀友家

采访人注：

29号那天，我带着侄子去刘老师家报名学习，刘老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。坐下来和我们聊天，但我却感觉到刘老师有事，感觉他情绪低落。由于平时自己心比较粗，在那种场合也没法刨根问底。到了中午，刘老师打发我们回家，这是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，我越发感觉蹊跷。

果然，下午我在地里干活，收到了刘老师打来的电话，我问刘老师有什么话说，他说他在摆弄儿子新给他买的手机，胡乱播出去了。我还是有些纳闷，刘老师从来做事都不是随随便便的人。他有功夫摆弄手机玩吗？活挺忙，也没顾得多想。

又过了两天的晚上，突然接到刘老师的电话，电话里，刘老师和我说出了他这两天的心情，真是糟透了，我们去的那一天正是他最难受的时候，他家今年由他的大女婿给他整理了院子，还在他家前院的房后头建了个厕所，就是因为这个厕所，前院那家人找到他家滋事，把他儿子找的那家，进行了无理的“批斗”。儿子有理讲不出，一家人心里窝火，别扭。就是在这个当口，我们闯入刘老师的家。

口述正文：

我进刘老师家，就他家和前院的纠纷说了我的一些看法。

刘：就是这种情况，凡是我能过去。

邵：您也甭说过去也甭说过不去，他现在骑您脖子上拉屎了。您就跟他走法律程序，就我这个院子，再让我退回两丈来我都没有见。我跟你弄得一清二楚完事。以后你再也别找我，我也不找你，您也别说以前这个地方是我给你的。您就以您那红本（房基地使用证）说事。您这事不这样办没法办。

刘：这红本就他这散水这，往北没他的。他就要你上你这红本这边挖沟哇。

邵：我凭啥挖沟哇？你哼得讲理呀？大队也得讲理呀？就像您儿子就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来？ 你大队也不怕，我不怕你来人镇压我。你懂理不懂理？你以啥为依据解决这个问题？那会说让您上他家去您就不应该去，大队有办公的地方，我凭啥上你们家呀？你凭啥拿我儿子弄你们家去？你大队有办公的地方，有解决问题的地方，实在不行咱们上法院。

刘：我儿子去之后，一去我就起心眼也不痛快。你到他那之后入他那窝了。咱们通电话我跟您念叨来的，就跟斗争一样。您说这话有道理，可是从咱们心里来讲，没心思跟人家发横

邵：您越软他越欺负您。

刘：咱们老觉着凑乎商量解决问题。

邵：就像这样的，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，你说你跟一老头子这样，你算什么能耐呀？

刘：就说跟他家的亏，一回一回吃多了。

邵：您就这回就弄清楚喽。

刘：我姥姥家我表弟，他就是专门管打官司的。来了。

邵：您就找他去，借着这机会把这事弄利落喽。往后井水不犯河水。他有点事找您茬，有点事找您茬，往后您还咋过了？您还在不在这家呆着了？我看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惦着挤兑您走。

刘：反正这样说，一两万卖给他就跟送礼一样。

邵：我凭啥卖给他？我臭它滥它，荒它，我也不能让他占。再说：我凭啥卖呀？现在谁卖呀？甭说您有儿子，没儿子人家也不卖呀！

刘：哎呀！这社会，您说到大队给您好气受吗？大队他要惹我跟惹他比，他成天找茬呀！咱们是属于啥情况啊？就是你给我啥罪我都能受。咱们是属于这种情况，所以大队他不可能向着你。

邵：他也甭说向着不向着，以那红本说话。

刘：现在他就提出来了，在他那散水外边挑沟，泄水。

邵：您就跟他横点不行是咋着？

刘：现在这事交涉的时候我都不参与，都是我俩儿子。说实在话我要真正跟他对整几回得把我气死了。

邵：您别死气白赖生那份气，您得想法气他。您别生气，您经不住他气。他就是想挤兑您走，瞅您俩儿子都不在家，他就想霸占下来。

刘：要从现在咱们所有的人力，跟他打官司咱们不怕他。

邵：我也是替您瞎着急，老实巴交一辈子，您这么大岁数让他欺负。

刘：我们家就从我记事起，我爸爸就没跟人家嚷嚷过。这还是我一小那阵呢，过去那地痞流氓上我家来了，“大侄子，我这年过不去了”完了又给他米又给他面。完了说“不成”我爸爸跟他这样说“不成您以后还可以来呀”我们村过去有一个井，他就在井沿搁一桶水，谁从那走过，比如过去的天气热，赶集不骑驴吗？驴见水还不喝？喝他那水就得给他五毛钱，你要自己低啦（从井里打水）去，就不行。这就是穷横，现在也是，现在穷横能走遍天下。

邵：黑社会，惹不起他，国家都惹不起他。

刘：我那表弟讲“这个社会就等着亡国了。我原来不想跟您说这些，我怕您做这个工作也影响您。

邵：一点也不影响我，这个机器就是记录老百姓的实话。老百姓的心声。

刘：您这样说，您进我这来，他家人瞅见他有想法。

邵：他爱想不想，我怕他啥呀？他瞅见不瞅见我也不怕。

刘：咱们不是没人，但是有一条，咱们谁都不愿意惊动。

待续。